

T898.4/5116

v. 2

28

TC4028 (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3 1946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5 1945

治國章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已盡通章之意孝者三句

出家而成教之效堯舜節節出之恕以明不出

家而成教之本下三詩呀之此章非無政事

而重在化之下方重在本章大指未說到推上試

方化得人則化之自是本章四節言恕重在

看上三節言機重在一家一人四節言恕重在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

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身家不可教是身不脩脩

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字教人是
教國人成教謂成個教也如云規矩已立模範已

昭便是成未說到民從上孝弟慈便是教之目後
面却是說躬行方化得人孝者三句這道理皆是
我家裏做成了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
於國章內雖只說躬行事曰成教於國則已有
政事矣然以躬行為本故詳言之脩身意在可字
上見所以者也字不指人不指事只就家中指出
三件道理當脫開君子見家中孝弟慈即國之所
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依詳說上屬君子下說國人則預奪第三節
效驗按此看得節次分明其餘諸說可不錄
身脩則家可教矣章內凡說家處皆本脩身來藏身
不得妄侵藏身意以其孝弟慈所以脩身三者當
至先舜節方點出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
教於家者也皆如此

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是充治國所以本於齊家仁讓
國說不得此所以如此理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泛論可知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后嫁者也此上下交接處承三所以字從相通之
理直追到源頭乃所以真命脉家國機

關全在於此故就保赤上指個端倪以明孝弟慈
所以為立教之本重不假強為上按此看上下氣
脉流通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
之天未失此誠字與誠意之誠異乃吾心自然出
者按此誠非勉人如此方與不待學意貫養子不
待學即保民之不出家而知也安溪先生文不承
慈來更
渾融

此引書而釋之也保赤慈於家也如保赤慈於國又明

立教之本正指考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母子之心不遠喻家國之心無二養字即上保字用

姜嫄生民等詩者謬甚此處方說理下節即說效朱

子於此補識其端而推廣之雖非本文之義然必有

此可上下交接處乃實按此所謂上下交接者是就

慈母之點出誠求不遠以見自然之天性人人皆

如此者所以一家仁讓一國皆仁讓也在識其端只

就保亦見興仁讓之端倪而推廣之是起下堯舜節

皆推已以及人乃講家紛紛謂此節有推廣意不知

朱子已云此只說動化未說到推又按註中未見有

何得預占下節凌躡書之節又重誠字意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

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八定國此章三言之曰

仁讓一言之曰仁其實只一理孝弟慈之藹然

處曰仁孝弟慈之秩然處曰讓一家仁疊下六個

一字一氣注下點出其機如此而復以兩一字足

之定何等迅疾須知一面固是說效一面便逼拶

向裏以見藏身之不可不恕按此看上下氣脉流

通最宜體會上言一家下即言一人尤見提撕警

切一言當暗作有國之言方與下文相配仁與讓

人性之所同也貪與戾亦人情所不免也彼其機

括在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

雖有是貪戾而何至作亂此說最好蓋這機本是

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便動機

如此故其效必然也貪是好利戾是背理

一人謂君也機是努發動速有神所由微意也僨覆敗

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

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

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

前總言齊治相因章句自首節提出身脩下面節節暗藏脩身在內到此歸本

所对方揭明身字為通章點睛又拈出一恕字以見舍此藏乎身者更無可以求人非人這才是不

出宰而成教於國工夫實地正朱子所謂須是躬行方化得人推廣之義到此方明說出然必已有

可抑之實則動化為功仍是前後一線喻字最宜著眼雖桀紂亦未嘗不與人為善去惡而神志

九

不相所屬百姓亦非必有心扣他却只是如不曾懂得雖三令五申無益也

必添忠有天下國家者勢不能不求人非人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無攻人之惡意不同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按前言一人定國已有責重其身意此又見所

好不可不端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

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

如心為恕如治已之心以治人及已之心以愛人若云以恕已之心恕人便向不好一路流於姑息矣

求人非人即是教不可說不必不如是則所令反其

所好而民不從矣喻猶曉也
按及人意是推開去而重有諸已無諸已仍是

推轉來註雖云推却重在推本於身繳轉不出家句
故下接治國在齊其家可見只重有以化之不得以
化與推平說更不得通以推言堯舜
帥天下以仁一氣赶到恕字不可煞斷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脩身應轉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復引三

詩以呀
歎之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第二句宜其家人不指女子就治

教國人以宜兄弟言宜者情誼浹洽無少携貳法者截然整齊無少參錯此正是打轉不出家而成

教意

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天少好貌比女子少時天天以

蓁蓁其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

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按此可見夫宜猶善也謂宜

家如孝於父母友于兄弟和於妻子者皆是占奪下父子兄弟足法矣不可從只應就正內上說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有國君兄弟

嫌有奪嫡之
忌宜之尤難

詩小雅蓼蕭篇此天子燕諸侯之詩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詩詞美之亦戒之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

法之也

也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

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明德於國矣儀作儀型說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自當兼君子與君子之家說君子之身足法君子之家凡為父子兄弟者皆足法如此說方全宜從君子之身說到家不可身家平對上引詩都從齊家推到治國而以而后點明之此節其儀只說身正是四國只說國却未說齊家故補出其為父子句而后亦緊跟齊家非只跟君子故下接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引詩三節本平說然其間亦有序焉天下未易化者婦人每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宜家與兄弟相宜如此且平其儀不忒而正是四國也此意本末子或問美即中庸所謂和妻子宜兄弟而父母順大

雅所謂刑寡妻至兄弟御于家邦雖非傳者咏歎正意然發明齊家下手工夫最深切著明三節

中皆暗伏一身字只本文三節而后自覺意味深長

詩曹風鴉鳩篇

詩人美君子之有常德也忒差也而其心一故儀不忒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處齊家亦不可脫脩身意

比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

深長最宜潛玩

三詩非於所論之外別有發明然反覆咏歎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

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凡引詩云皆當以是求之上文已結矣三引詩咏歎而又結之分明以幾個而后反覆為在字寫生三詩之序是餘意不重所重在使人反覆吟

咏於齊治相闕
之故隱隱會心

節所謂

聖經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蓋以人無不可教之家家無不可教之人但家之本在身身不脩則本不立雖欲教之已先有所不可而能教國人者無之是故君子不外乎一家之中而規矩已立模範已昭用以教國者其標準先成於家焉夫以勢言則家近而國遠以情言則家親而國疎而教不外乎家者何也蓋君子推所以然之故而知家之

與國分雖殊而理則一也如脩身以孝教家以事親也而君與親同即國之所以事君脩身以弟教家以事兄也而長與兄同即國之所以事長脩身以慈教家以慈幼也而衆與幼同即國之所以使衆故曰教不出家而成也

節康誥

家國相通如此是理也原於天率於性即出於自然之心有不假強為者但孝弟容有未盡而母之保赤則有未失者試以慈之一事言之康誥曰保

民如保赤子。夫赤子不能自言而保之者以啼笑之節推喜怒之情以心求之其誠出於自然固有不假強為者則雖不中亦不大相遠矣。夫保赤即養子也。養子之心蓋一氣所感發於不自知動於不容已不待學而能者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信乎慈幼非強為而孝弟寧不然乎。

節一家

夫立教之本出於自然其即興起國人之機乎。蓋慈母與赤子之心無二即知君子之家與國人之

心亦無二誠有以教家豈無教成於國之效乎。是故孝弟慈之藹然者為仁君子果使一家之中以恩相接而仁一國即無不興於仁孝弟慈之秩然者為讓君子果使一家之中以分相守而讓一國即無不興於讓若是一人不仁不讓貪而好利戾而背理一國亦即不仁不讓而作亂蓋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貪與戾人情之所不免二者伏於胸中所謂機也不觸則不動觸以仁讓則仁讓觸以

貪戾則作亂迅而不停肖而不爽有必然如此者
此所謂一言之失足以僨事一人之正足以定國
則有教成於國之理即有教成於國之效其感應
誠不誣矣

堯舜節

一人足以定國定之以身也君子治國未有不欲
人之從之者然而從之亦視所以帥之者耳昔堯
舜治世之一人也帥天下以孝弟慈之仁而民從
之桀紂帥天下以不孝不弟不慈之暴而民從之

良以堯舜所好在仁故從其仁桀紂所好在暴故
從其暴也夫為君豈有以暴教天下者則所好雖
在暴而所令無不以仁無如令與好相反而民斷
乎不從矣是故有國之君子若不求人非人此獨
善之事非治國之事治國之事原無有不求人非人者然必
有是仁讓於已而後出令以求人無是不仁不讓
於已而後出令以非人可知教國者不徒教之以
令而必教之以身矣故求諸人非諸人是身之所

發有諸已無諸已。是身之所藏。求諸人必先有諸已。非諸人必先無諸已。此推已以及物。所謂恕也。恕則不言而默會。是之謂喻。若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使之曉然於仁。曉然於讓者。未之有也。夫喻諸人。治國之事也。而藏乎身者。不恕。是不能脩身。以盡孝弟慈。而使一家仁讓也。故治國者。不於國求之。在脩身以齊其家。所以謂不出家而成教者如此。

故治國節

桃夭節

此其故詩咏之矣。詩云。桃之為樹也。夭夭而少女。桃之為葉也。蓁蓁而美盛。之子乘此時而于歸。吾知其閨閫之中。雍雍肅肅。而有以宜其家人。詩美女子之嫁者如此。是詩也。豈獨為之子咏哉。蓋言治國之君子。必自脩其身。能正內以宜其家人。而后可教國人。亦宜其家人也。此刑于寡妻之義也。不但桃夭也。蓼蕭之篇。天子美元侯云。汝之在國也。能上宜其兄。下宜其弟。是詩也。豈弟為揄揚之

宜兄節

詞哉。蓋言治國之君子必自脩其身能友愛而宜
兄宜弟而后可教國人亦宜兄弟。此至于兄弟之
義也。

其儀節

不但蓼蕭也。曹風鳴鳩篇云君子一身之儀足以
表正於四國。是詩也。豈第言周身之儀度哉。儀者
法之所在也。蓋言君子一身為父子兄弟者足法
而君子一家為父子兄弟者亦皆足法。是為民樹
之儀型矣。而后民法之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御于家邦之義也。按三可以字從上不可教可
來。三而后字從上而后求諸人而后非諸人來。

此謂節

三詩之所謂若此總之皆不遠求諸國而先脩身
以齊其家。游泳斯言可知詩詞聖訓若合符節。教
國者可不即詩之所謂而悠然有會。盡孝弟慈以
成教於家乎。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按所謂脩身所謂齊家二章結處皆指點之詞使人豁然於一中此與淇澳及前王二節俱是咏歎

使人悠然不言下皆宜沉潛反覆以讀之按此
章有謂上二節言齊治相因之理而歸本於誠下
二節是言齊治相因之效而歸本於恕是將誠與
恕板板平對前二節畫一段後二節畫成一段而
於康誥遞到一家仁之上下交接處氣脉尚屬未
貫須見得孝弟慈是家國相通之理此理出於真
性人人不假強為所以機一發動效便如此也而
其要歸本於身必能恕方見得脩身以齊家而為
治國之本故下接治國在齊其家以結之藏身之
恕謂其真能盡孝弟慈也是包上二節並謂其一
家已仁讓也喻諸人是一家仁讓而一國因以
仁讓也是包第三節如此看則下故字自接

平天下章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
推廣絜矩之意也首節言平天下之道在絜
矩乃通章之大旨次節解絜矩之意樂只三節言
當與民同好惡慎德七節言不專其利也秦誓

節申言與民同好惡也生財至末申言不當專也
也樂只以下皆從首節絜矩而推廣之蓋首節本
指推此孝弟慈之心而言至與民同好惡而不專
其利較說得濶故是推而廣之也按此章只應依
朱子總註最為直捷有以理財用人平對者殊為
破裂至末段言理財而戒用聚斂之臣云云看得
尤如蛇足斷不可從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論

平天下上老老三句跟上章孝弟慈之家國相通
說起係過脉元引起絜矩以平天下意絜矩是就
政事上說也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興
起亦徒然不須是推已及物使彼仰事俯畜方得

故要絜矩治國重教未嘗無政平天下說政未嘗
無教故仍只孝弟慈來孝弟慈上言理一此言心
同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接絜矩似不相續曰這
便是相續絜矩四面均平的道理教他各得老其
老長其長幼其幼不是自家如此聽他人無以遂
其所願的是以君子為此有絜矩之道國狹而天
下廣風俗不同苟不平其政是有仁心而無仁政
何以仁天下矩猶則也明德至善本吾心之則
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上老老三句是化絜矩是
推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在於同民好惡而
已矩是平物之具見君子必當因所同以度物
三民字指國人絜矩即恕然恕有二意上章以治
己之心治人此章
以愛己之心愛人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

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

物必方然後平 矩者心

之理人心所同天理之極也
但言以心為主尚未明劃

言此三者上行

老老長

下效興孝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

上老老 三層通

言亦可以見下天人心之所同

按上老老一層不重感 化只見民心之同畫出

一矩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

即此已見民之好 惡與已之好惡相

似一夫不獲便不

足以

按是以跟上 君子

平天下 之君子

必當因其所同

矩推以度物 絜使彼我之間各得分

謂所願欲得則

上下四旁

會下講 均齊方正

是平而

天下平矣。國與天下正多不相同處。第其良心無不情而曲成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則天因地生出許多不同之政事。而適得其心之所同。乃所謂絜矩之道。按天下曰平者。如地勢之有高下。原不盡平平。天下者平其所不平也。然非以丈尺量之。何以知其高下之分。故必有矩。然後平之。使高下皆能畫一。故絜矩二字正緊貼平字講。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已。舍不專利意。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

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所惡即是矩母。以即是絜矩必。

合十二句。看方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上下以分之相懸者。言前後以平等中微有長幼。言左右則同儕耳。絜矩本兼好惡舉所惡則所好者見。只言惡者。惡之端尤易見者也。此之謂五字人之心本無間於我。是以有矩。我之心能無間於人。是以有絜矩之道。非實就有天下事上說。只取平之義。作七人看。上下前後左右是六人。已在其中。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六母以最重全要發出能度意。方是絜矩。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

只形容絜矩模樣。非實言有天下者分上事也。

如字當活。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如看勿泥。

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無禮從使字來不忠從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上下已見上文前後左右為四旁即四方也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若將責將責下的事上便是下面長上面短又不方了至於前後左右亦然待前的心折轉了待後待左的心折轉了待右如此便方廣狹如一長短不如一長短如一廣狹不如一非方也要得四畔周匝意思才是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

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齊方正

深者約是言而所及者廣是無一物此平天下之安道也此非恐人不解繫字義正見必均齊方正纔築得繫蓋曉繫矩之道如此而後好惡同民乃至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以下節節不脫此意若謂吾此矩天下亦此矩矩為死物矣蓋矩立於此而天下高卑遠近陂側奇零之數皆得而正之器至一而用不窮其準與不準正要從人心同然處勘出工夫原自格致誠正中來

平天下節

經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謂何蓋國與天下雖殊而國與天下之心無異欲知天下之人心但觀一國之人心可知矣試仍即前所言孝弟慈驗

之如上老老於家而國之民即興孝上長長於家
而國之民即與弟上恤孤於家而國之民亦不相
倍戾可見孝弟慈之心人有同然在國如是即推
之天下亦如是是以平天下之君子知人之貴賤
雖分賢愚雖別而心皆有其同然者則矩是也若
但興其孝弟慈之心而無以遂其孝弟慈之願即
能興亦屬徒然是明明有矩而無以絜之也必也
不獨有以化之更貴有以處之就此矩而有絜之

之道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而無有不均是則平
天下之要道也

所惡
節

絜矩謂何矩者所以為方絜之者一處未到不方
便不平試就人身之切近者言之凡人情順則相
忘逆則易覺此端最易見於所惡彼身立於中上
下前後左右皆其所接者也而長短廣狹可以不
均乎故上下其相臨者也如上之無禮於我是所
惡於上者則必度下之心而毋以此使之下得其

平矣。下之下忠於我，是所惡於下者，則必度上之心。而母以此事之上得其平矣。前後其相序者也。所惡於前之先我者，則母以先後後得其平矣。所惡於後之待我者，則母以從前前得其平矣。左右其相儕者，也有交之義焉。所惡乎右之交於我者，則母以交於左，所惡乎左之交於我者，則母以交於右。是在左在右，亦得其平矣。所惡者，矩也。母以者，絜之也。以此意通之天下，凡屬同然之心，皆有

以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平如一。皆如此。此之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

心為己心。此章大旨是絜矩。絜矩只是同好惡。好惡無所不諱。兩之所字有許多不同處。要委

曲周詳。所以待絜好之惡之。毫釐不到亦笑不得。絜須發出度民心意。乃是絜矩。辟則句須發出不度民心意。乃見則是愛民如子。按要在上者如此。此之謂不能絜矩。則三字是責重之詞。非贊詞。

也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好如飽食煖衣得遂其孝弟慈之願惡如飢寒困苦不得

遂其孝弟慈之願上承首節下注不專利則上下氣
咏通矣按民之所好二句當實從兩所字四之字遥
跟前章近承絜矩起下此之謂父母方見緊切赤子
不能言寓之於啼笑民情不能達亦伏而為好惡須
以同然之矩絜之方是民之所好民之所惡此須從
格致來但格致而或參私意則又不能好之惡之更
須從誠正之功來肫然抱一誠求之念於其天性之
同然者固應從而好之惡之即天下之風俗不齊氣
質之剛柔各別然於不同者區畫使同亦有
以好之惡之如此方真能絜矩方是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南山終南山也在雍州同一南

山天保祝君此刺尹氏南山亦

有有幸有節截然高大貌巖巖赫赫說尹氏權勢師尹

不幸周太師尹氏也謂之尹姑姑具俱也有衆辭也具瞻使

者周之婚姻此只說尹氏下有辟辟此辟字血脉貫通偏也言在上者

人所瞻仰瞻字最可畏不敢言而敢怒不可不謹絜

之能與不能在慎不慎之間而已有若不能絜矩而

好惡同民然後可謂父母稍一偏僻即為天下僂故

下文緊接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結上二節以人心決其得失未喪師即得衆也克配上帝即

得國也此之謂民之父母便是得衆得國辟則為天下僂便是失衆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

對乎上帝也監視也此周公戒成王之詩言峻大也成王宜以殷為監也

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

為父母為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即會天下僂

二則字來按二則字最警悚已起下慎字意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

不能已矣

樂只二節夫所惡勿施此絜矩之道也而所好必施即可知

平天下者亦惟於二者絜之而已詩有云可樂之

君子乃民之父母夫君子也而何以謂之父母哉

盖赤子有愛憎而不能言小民亦有愛憎而不能

達第伏而為好惡耳是必以矩絜之而所好所惡

者出且不執一己之見照下以同然之矩絜之而

民之所好所惡者出君子於此謂吾有好必欲遂也。奈何民有好而不使之遂乎？於是多方生聚以好之，吾有惡必欲去也。奈何民有惡而不使之去乎？於是多方除釋以惡之。絜矩如此，是真能愛民如子而民始愛之。如父母然，則所謂父母者，其非頌揚之謂，其謂父母之名不易，副必好惡同民如此，乃謂之父母也。不然，將覆亡之不暇，父母云乎哉？彼有臺之篇之頌樂只者，固以南山起興也。乃

不絜矩，雖同一南山，而民情變矣。詩之刺尹氏者曰：彼節然高大之南山，維石巖巖而險峻，其不平之象可畏之甚，亦可危之甚也。維此赫赫然太師尹氏，威權之顯，奕氣燄之薰灼，民雖不敢言，然不能不怒目以瞻之。且無一不怒目以瞻之，夫至於具瞻，則人僂之矣。而總由於不慎，尹氏且如此，況有國者乎？故有國者不可不絕一己作好作惡之私體，天下公好公惡之念而慎焉。不慎則好惡徇

一己之偏不免於辟必為天下僂辱矣

殷之節

夫為民父母是得眾也為天下僂是失眾也眾心有得失而國之得失隨之此其意周公嘗為成王戒矣詩云殷當未喪師之時尊為天子尚能配上帝而為君今其師已喪天命歸周我周宜以殷為鑒戒峻命甚不易保也詩詞如此此何所道哉蓋言得眾則得國此未喪師而克配上帝也非所謂能絜矩而為民父母者乎失眾則失國此既喪師

而峻命難保也非所謂不能絜矩而偏好偏惡為天下僂乎得失之彰彰如有天下者亦可以鑒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

有財有財此有用

若只說絜矩好惡則自有入土財用未嘗不可然不標出明德便是無本

之學天下豈有平地裏便能絜矩公好惡之理此是傳者喫緊的意思入土財用四項並列重在財用上德者絜矩之本苟德有未謹則理有未明無以通天下之志安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心有未正無以勝一己之私安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所當先也四此字有即此便有不

待外求非此不有不容強致意慎德全要戒嗜
慾嚴非幾清心寡慾不為利慾汚染方對下意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先字當承好惡來

蓋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惡皆宜慎也而德尤德即

好惡之原故先慎之慎從格致誠正以脩身來

所謂明德明德是自己身上事絜矩是好惡意有人謂

得衆得衆上有土謂得國公承上得國有德此有人要承

之保實則一件耳人土六財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之出處用是財之行處故下文直接財絜矩是與民

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故傳

者言好惡之後即繼以此要之公財用終歸在同好

惡內好惡同民只是不專其利人所以不能者患在

無財用耳註下不患無三字正恐好惡之辟財用

二字至此始見然前路早已暗含了按有財句當有

因天分地意有用句當用量入為

出意是照下生財節然不可預奪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德為平天下之本財為平天下之

德是末若說德為財之本是因財而慎

本上文而言平天下財用特詳當是民生日用最要

之大者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平天下這是

一件最大的事所以推廣說許多明德新民至善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外本內末貫下三節一意反覆一

到盡處以見有國者斷斷不可如此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外內只則是爭鬪其民而

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民本不要爭奪惟上以德為外而暴斂橫征民便效尤相攘相

奪是上教他如此專利即致爭民爭民即是施奪一

滾說下施字是感應之機按爭民是使民自爭也

尚未說到民散悖出問絜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曰

畢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

害人亦只是這箇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重之

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二字承上一節來此節言不能有其民兩

則字緊緊見得失關頭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此言內末者並

有人有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此句不重只帶說財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

言不能有其財空言尚且必報實利豈能甘心承

上民散又進一步重下截言悖或泛說或即指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上輕下自先

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慎德則有

人有土財

散而與不能者內末而爭民施奪財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再言

以結之以德為本則能絜矩是謂之善以財為本則不能絜矩是謂之不善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兩之字在本節自應

主天命說申前得眾則得天命失眾則失天命亦其得申言之旨不常全在二則字有倏忽轉移意

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不常尤在失處見然一矣字極嚴冷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王孫圉見左傳昭

可兼說王孫圉所謂寶指觀射父左史倚相是對趙簡子昭奚恤所謂寶是令尹子西大宗子敖葉

公子高司馬子反是對秦使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章句未嘗定指某事故兼採王

孫圉昭奚恤二事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

內末之意意字又字見再言得失之後又引二子之言止取其大意非謂真能內本外末有當

於平天下之道也只帶前意閉閉點綴有謂此節結上理財帶下用人然惟善句可言用人仁親句難說

不如帶在前一節之尾而
秦誓以下作第三段為妥

先慎節

是故君子知絜矩不絜矩之得失則好惡不可不
慎矣而德尤絜矩之原其未用好惡之先必格致
以啟其慎之端誠正以致其慎之實兢兢業業寡
慾清心而專慎乎德焉慎德則有德矣有德則物
格知致理明而可以通天下之志意誠心正心公
而有以同衆人之欲便能絜矩以公好惡而得人
心此有人矣是所謂得衆也有人則新附者必挈

其土而來歸隸籍者亦保其土而不失此有土矣
是所謂得國也夫有人有土而尚患無財用乎有
土則任土作貢賦稅日增即此而有財矣有財則
因入為出所需不匱即此而有用矣蓋能絜矩而
不患無財用也如此

德者

由此觀之可見德為衆務之所從出是德者平天
下之本也財為有德之所自致是財者平天下之
末也絜矩以平天下者其於本末之分可不明以

辨之也哉。

外本節

德為本則宜以為內而務之財為末則宜以為外而勿專之苟反是而外本內末將厚斂橫征民亦效尤而爭奪起焉此豈民之本心哉抑亦在上者致民失所使之各自相爭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夫民至爭奪尚得有其民乎是故損下益上財固聚矣財聚則民相爭奪情意乖離民散矣豈若損上益下財散而民聚有以相親相愛之為得乎。

財聚節

言悖節

夫民至於散尚得有其財乎是故言悖而出以惡聲加人者人必以惡聲反之此情勢之常也而何況於貨乎貨若是厚斂橫征悖而入者必然犯上作亂以奪之亦悖而出矣民亡而財並與之俱亡不絜矩而外本內末其害之必至者又如此。

康誥節

夫慎德而人土財用之兼全內末而民散悖出之必至孰得孰失有天下者又可曉然矣武王誥康叔曰惟天之命不於汝躬有常此何所道哉蓋言

為君者慎德而善則得此天命不慎德而不善則失此天命旋分善不善亦即旋分得與失真有轉移於倏忽間者甚矣命不於常也夫得天命則得眾得國可知矣失天命則失眾失國可知矣可不慎德以公好惡至於外本內末乎

楚書
二節

不外本內末不但古之平天下者知之也即霸國之臣其言亦偶有合者楚書曰楚雖介在蠻夷無以金玉為寶惟有益於民生有關於主德之善人

以為寶 舅犯教重耳曰出亡之人無以得國為寶惟於憂戚中不忍死其親而以仁愛之心為寶 霸臣之言如此此非真能不外本而內末者也然曰無以為寶其不內末之意乎曰善仁親其不外本之意乎然則平天下者顧可不絜矩以公好惡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按此以下共五節申言與

民同好惡也容賢利國當好之人也妨賢病國當
惡之人也唯仁節真能好惡者也見賢節知好惡
而未盡好惡之道者也好人之所惡節不能好惡
者也此節註中明云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
惡公私之極以明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得失一
線到底何等直截好惡之事多端豈止用人兵
舉人臣言者以天下事主之者君也輔之者臣也
故就大者言之耳仍當以申言好惡為主何得以
用人理財平對致生頭緒斷斷兮無他技是一
句讀斷斷是形容無他技的模樣不可以斷斷屬

德他技屬才其心一讀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是就其
其心是就一個臣而想其心其如有容焉是就其
心之休休而想見其有容俱是摹寫之詞自外視
之若無能也然其中淡然無欲而天下之物無不
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其心休休然廣
大寬平安舒自得無所不容也有容即是休休處
不分二意不啻乃極形容好之之深非謂不出諸
口也此亦是旁人想像之詞故曰不啻是口之形
容有盡心之愛慕無窮不止於自口出也不啻
若自其口出重於若己有之違之俾不通重於媚
嫉以惡之蓋以其賢之大小而異其待之之心也
寔能容凡於高下大小正有明通公溥裁成器使
之道在不是一切包容彼妒忌之小人見小賢則
小惡之見大賢則大惡之其待之亦有淺深媚嫉
疾其所長惡則并其人而憎之違者不行其言俾
不通併阻其事而敗之按斷斷休休非黃髮番番

所可當一個臣不必屬蹇叔若
有者虛懸想慕之詞勿泥史記

秦誓周書穆公不用蹇叔之言潛師襲鄭以致晉敗

誓斷斷誠飾無粉一葉枝之貌方說到其形容下彥美士

也純德君子言聖通明也聖字專言則衆善之極對

一端不必以彥聖分知行按尚庶幾也媚忌也違

拂戾也殆危也大學釋治國平天下臨了這一件大

之臣能保子孫黎民然非他一身之力能如此也由

他好賢樂善薦得天下許多有才德的都來輔佐朝

廷行好政事立好法度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

也當惡的是妨賢之臣以致子孫殆而不保其位黎

民殆而不保其生亦非他一人能致也蓋由他阻遏

許多善人所引用者都是一樣奸邪互相蒙蔽無有

敢言其過者以是任意行私蠹政害民傳到子孫手

裏還是他引進的人一番過了又引一番盤結蒙蔽

雖有一二正人皆被他誹謗人主亦自難辨雖有英

明之君被他人衆把持了亦難主張以此子孫黎民

之禍不可勝言大學引此見得前一樣是當好的天

下之所同好也後一樣是當惡的天下之所同惡也

然又慮媚嫉之人奸深計巧彌縫固結不忠似忠不
廉似廉人君或蔽於私意識他不破或牽於姑息去
他不得故又謂獨是仁人至公無私能不為私意所
蔽而識之早不為姑息所牽而去之決放逐流竄置
之遠方蓋恐近則投間抵隙夤緣復進以妨賢
而病國此正所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也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

仁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

一截而言媚嫉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嫉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二能字與下相反愛惡至公與拂性反愛惡極至與過命反仁人不蔽於私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撓於欲故斷足以神舉錯愛固在惡上見然宜幹旋云蓋其汲引登庸愛固行於惡之外而其保全護惜愛即寓於惡之中註中至公無私即在唯仁人內

兩能字是
絮矩本領

逆猶逐也言有比媚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

深惡而痛絕之

天下有可直之小枉故舉直以化之

皆仁人之天則也如漢王允窮卓黨之變則昧孔子

化枉之仁唐五王留武三思以釀韋后之毒則違放

流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德以全其心之德絮矩而推其愛之理者或問小

註解唯仁人節云此仁人即上慎德而不專利之君

子惟心無私欲故能遠小人而保全善類下文命過

亦是私心不斷之故好人惡惡人好則純是外本內

末故用情顛倒如此大全精言秦誓四節分明就

用人上申言好惡公私之極緣此亦是國家大事故

就這個說以見好惡之不可辟也諸說弊病只將理

財用人硬分作對為可恨耳若謂此數節不是言用

人請問畢竟所說何事

此又因噎而廢食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

而不能遠過也先是早底意思不能先不能速用之意賢即容賢利國者不善即妨賢病國者

過是太過之意不是過誤之過蓋此等小人乃將就處之便寬縱失刑矣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曰當作怠未詳孰是兼命作慢

懦弱意若謂賢人進退無係於國之輕重也不是遲慢之謂若此者知所愛惡矣

畢竟知之未真以其而未用格致工夫也而未能盡愛惡之道亦是誠意

脚知賢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退不如不知之為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望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

惡則人猶望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時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用矣知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

不夫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蓋君子但一點良心尚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

而未仁者心四不能字若只作寡斷猶不得旨看註未仁字明是私欲牽扯欲用君子恐妨

已之欲去小人恐難遂已之欲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大學言好惡於秦誓下特提仁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

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所惡即媚嫉者所好即容賢者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人性本有善無惡故人皆好善惡惡仁人

之能好好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好惡情也實本性來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

甚者也仁本心全失非不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

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南山有臺見好惡之公節南山是好惡之私自秦誓至此則申言其極仁人能好惡入公之極好惡拂人之性是私之極通章只講絜矩為好惡空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以理財用人平對乃後來講章標派名色章句未嘗有也滙參前段亦只就貨財見利之不可專并未及理財凡講章言理財用人者真是鵲突總註云此章之意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并未有理財用人兩兩平對之意按註只云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若云此節是理財下是言散財便係兩意非一意矣可知篇內無理財之

說也

是故君子有入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語類平

章其事如此廣濶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任翼

聖云絜矩慎德忠信三提君子平天下大關鍵亦

一部大學大關鍵也絜矩是新民極功慎德既由

新民而推其本矣本節忠信又指出明新喫緊用

力處直貫八條目中是秦誓四節結穴是平天下

一章結穴是一部大學結穴安溪忠信恕三字

須看得分曉如畫吾孝弟慈之心忠也老老幼幼

實見之事信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君子以位言之單指已能絜矩者道謂居其位而脩

仁義字俱在絜矩前一層大道當切絜矩

是平天下之人不道謂居其位而脩

已即慎治人矩即絜之術發已自盡為忠不欺其真好

內裏循物無違謂信克符其當好當惡之理在事上

說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誠則無不公而能

以一己之好惡為千萬人之好惡大道不於是而得

乎驕者矜高泰者侈肆相矜高務外自高與發已自盡

度也與循物無違相反驕泰則一心之中莫非私意

之充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己之異觀大道不於是而

失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

乎引文王詩言得失在民心上說引康誥言得失在而

天命上說此處言得失在君心上說一節緊一節

語益加切得衆失衆善與不善總歸蓋至此而天理

存亡之幾決矣亡信天理之所以存驕泰天理之所

治人之以絜矩滙參中意欲切本章言也然總是天

理上事此外別無所謂慎德絜矩也推極誠偽敬

肆之分為好惡公私之別幾字自與前言慎獨而曰

必審其幾正相應其喫緊為人之意深矣決者從

君心決之上文言絜矩在公好惡慎德則所以清

好惡之源到此歸本忠信則所由慎德以絜矩者其

秦誓

節之字指絜矩

夫有臺與節南山之詩固當絜矩以公好惡矣試

以公好惡申言之好惡當同於民也而民情不易

見欲舉好之惡之之政當徵民之所好所惡之人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自其外貌觀之斷斷兮誠信
樸實若無他技而其心則有不可及者休休焉淡
然其無欲也粹然其至善也私累不存自然度量
寬宏無一善之不納是何如其有容焉吾見其於
人之有技而藝能出眾者則若已有之而欲盡其
長見人之智識通明而為俊彥者則心中愛慕且
有不但如其口之所出者若此之能容非浮慕好
賢之名勉為虛受之量實能容之也以若人而為
大臣必能汲引善類不列滿朝以能保我子孫常
守爵土保我黎民常享太平此其利於宗社人民
豈淺鮮哉此臣之能絜矩者當好者也不然猶是
一个臣也才智自矜無休休有容之量見人之有
技也則媚嫉其長並其人而惡之見人之彥聖也
而違其言俾不通其行以若人而為大臣勢必傷
殘善類引用匪人我子孫黎民俱以之不保矣國
家亦曰殆哉此臣之不能絜矩者當惡者也

唯仁人節

夫當好當惡之人如此宜乎好之惡之矣。但君心易私而難公。故不能用惡以成愛。能好能惡者其唯仁人乎。仁人至公無私。於媚嫉之小人深惡而放流之。直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止惡人之事也。然妨賢者不去。則容賢者不留。所惡在不能有容之臣。所好者必在能容之臣矣。此謂唯仁人為能好人。你乎能惡人也。絜矩而極好惡之公者如此。

見賢二節

而世不皆仁人也。若其居心之未仁者。於容賢利國之賢者。非不見之也。乃見之矣。仍埋沒焉而不能舉。縱使舉之。又徐待焉而不能先。何其怠緩而輕忽也。命也。於妨賢病國之不賢者。非不見之矣。仍遷就焉而不能退。縱或退之。又寬容焉而不能遠。何其過為姑息也。過也。此知所好惡而未盡好惡之道者。然猶知所好惡也。孰知更有甚焉者。夫好善惡惡人之性也。乃媚嫉之人人所共惡者。反

好而任用之有容之人人所共好也反惡而屏斥之是謂拂人好善惡惡之性必至人心日離而蓄逮夫身矣此不仁之甚大不能絜矩而好惡之極其私者如此夫好惡拂人之性則其於民必不能如有臺之所譽者矣尚得公好惡以為民父母乎則必若節南山之所刺者矣不幾辟於好惡為天下之所侮乎

是故節

夫公好惡必由於慎德公好惡之極必由於慎德

之仁人如是則絜矩之本斷在君心矣故平天下之君子不絜矩之道焉其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道何其大也是道也必不欺其真好真惡之心發已自盡而忠克符其當好當惡之理循物無違而信乃有以得此大道焉若驕焉而務外自高不盡其真好真惡之本心是與忠相反也恭焉而恣意妄行不符乎當好當惡之理是與信相反也則失此大道矣夫得衆得國得天命由於絜矩之得而

絜矩之得又由於忠信失眾失國失天命由於絜
矩之失而絜矩之失又由於驕恣然則君心誠為
台之原也平天下者可不格致誠正勉為忠信以
先自明其明德哉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自此至末申言不專其利也大道即上
有大道中之一端然不必糾纏大道對聚

欽
術言

呂氏曰國無逸民則生者寡矣古者四民有常業自
夫耕婦織以至商

貨工器用無非生財之心而農居十之八九雖
有以妾閔民未無所事者而且宅不毛者有里布
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者出屋粟為其為池沼也民
無常職者出人家之征而於力本者則又有勸有相
有省有賦生之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古之官不若
後世之官冗而
又度德定位因能授事食不浮而祿易給建官止於
三百六十則國無冗員賦祿以代耕則官無冗食何
至宗成寵幸紛紛而來更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用
何至冗員之下復有冗役
之小歲不過三日而又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
日凶亂則無日而一歲之間除此數日無非力田
之時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無作量入為出則用
輟也晝爾于茅宵爾索約無休息也量入為出則用
之舒矣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制國用
必屬冢宰者上自王躬下至百司庶府非道

揆大臣主之則法易為人撓也。歲杪制國用量。愚入為出無汎濫也。國有凶荒則殺其禮無侈靡也。

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

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只重不可外本

至末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按若云此節是理財

非一意矣。下方言散財是二意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此與上財聚相反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語類非特地散財買人

歸之而身不仁者亡身。俎貨此句輕下與上平對

未有一好仁而不好義者。未有好義其言不終者。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此與上悖入悖出節相反

民矣然亦未始不有其財也。上節重仁者此節重

三未有字不徒曰仁而曰好仁仁是實政好是實

心發才為人決財之有於終事決終事於好義決

上好仁以愛其下。下好義以忠其上。只是一箇道

便喚做義所以事必有終。只帶說而下折重府庫之財。

無悖出之患也。愛下要見不專利意好義註貼忠其

上且就民心寬說如云感恩懷德竭

其忠君親上之誠終事泛說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如從後犯難皆是終事不重只引起守財耳意若曰力出於民者且不自愛矧財在於君者敢生覬覦乎蒙引其事兩其字皆指在上者言滙參此節只作一句讀猶云未上好仁而為庫財非其財者中間不過襯起兩重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夫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只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

為臣父得利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也利便是義之和處此謂是古語二段雖平小仁獻子百乘之家也則臣意亦側重下乘之家代者事之宜才得宜利

中庸全部總旨

首章總冒末章總結首章從天說到人末章從人

說到天互相發明首尾照應中間分三大支二章

至索隱章為第一支自費隱章至問政章為第二

支自誠明章至經綸章為第三支每支每章俱有

聯絡意義脈絡貫通第一支皆論中庸以釋首章

之義大意重知仁勇之三德言中庸之道民鮮能

知能行必如舜之知回之仁所告子路之勇方能

知能行君子依乎中庸節正知仁勇之兼至者故
結之以此與君子中庸句相應有能知能行之德
然後可體當知當行之道此第一支與第二支相
承之次也第二支皆言費隱申明道不可離之意
道不遠人三章言費之小者鬼神章兼費隱包小
大而言大孝三章言費之大者問政章又包費隱
兼小大而言又說出知仁勇為達道之所以行與
第一支知仁勇為入道之門正相應而誠者天道

此在裏面兩字當下
若在兩字若謂利中不利義中有利兩為字
便多一折而以義為利是因利乃為義也只利處
便不利義之便利兩為字只縮在兩以字內作一
層看此皆以義理論不以利為利者未說到利
有害處只見得義上不可也以義為利者未說到
義未嘗不利只見義之所安即利也下節方極
言專利之害此謂二字釋上三段非專釋聚斂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

夫者君賜車得駕四馬故曰畜馬乘伐冰之家卿

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金仁山伐冰斬冰也此有

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於公故
謂之伐歟雜記伐冰得魚食言之祭是舉食之重者

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

是諸侯之卿大夫有采地可出兵車百乘之家采官也

官食地故曰采地

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以傷民之心故寧

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獻子言存家而傳者說到國上見家國一理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

為國家蓄害並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以利為利以善為利也

此就理論固足明絜矩之當務此就利害上說尤見絜矩不容

下務一者一亨也百占之人才足以經緯大地

中足以斡旋乾坤倉猝

此一即申以自忠此一即申以自忠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

之意切矣

已結於心則非一朝一夕之能解矣聖

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而根柢廢拔矣

生財節言以不專利之意申言之國家所欲足者財也而

足之必有以生之生財之道非必行可比蓋有大

道焉其道維何百畝之田匹夫耕之五畝之宅匹

婦蠶之而一家無遺力。八材之用，百工錯之，貨賄之利，商賈通之，而一國無閒民。則生之者衆矣。財之以食而耗也，必也。建官止於三百六十，而無冗員。賦祿止於代耕，而無靡賓，則食之者寡矣。為之不疾，猶不生也。必也。春而耕，夏而耘，無曠時也。明而動，晦而不無暇日也。則為之者疾矣。用之不舒，甚於食之必也。歲抄制用量入為出，無汎濫也。國有凶荒，必救其禮，無傷也。則用之者舒矣。生衆

為疾，開財之源，食寡用，即財之流，由是豐凶常變，直乏無憂，而財恒足矣。何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哉。

仁者節

生財有大道，如此是以慎德之仁者，同民好惡而不專其利，惟散其財於天下，以致人心愛戴其身，何能安富尊榮。是以財發身也，豈若不仁者亡身以殖貨乎。誠如是，是即財散則聚矣。

未有節

以財發身，有其民矣。然豈無其財乎。故以感應之

理言君之愛民仁也民之戴君義也上不好仁而
下不好義者有之矣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
也下既好義則國家有事方且踴躍急公以終之
矣夫力出於己且不自愛况財在於君敢生覬覦
乎未有府庫財非君之財者也身發而財亦聚尚
有悖出之志耶

孟獻子節

夫身發而財亦聚如此有天下者尚可外本內末
而畜聚財之臣乎昔孟嘗曰士初試為大夫

君賜之而駕四馬是畜以乘計矣已後君祿而
復察雞所以取小利鄙而不可為也大夫以上喪
祭用冰是仁冰之家矣其祿已厚而尚畜牛羊以
謀孳息貪而不可為也然其害猶小也若儼然為
百乘之家衣租食稅又非畜馬乘伐冰之家可比
矣而乃畜聚斂之臣以剝民自奉尤斷斷乎其不
可者吾以為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臣
不過竊君之財而聚斂之臣抑且傷民之命也獻

子之言如此豈專為有家者道哉亦謂有國者不
可以財利為便利而當以內本外末之義為便利
心

長國
家節

夫為國者不可以利為利況以利為利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乎彼長國家者豈不願保我子孫黎民
而乃惟財用之是務者良由小人以富國之說導
之也彼人主不察反以為有用而善之不知小人
而使為國家則必致下人心上干天怒天災人

害紛然上主此時雖有一者欲為挽回亦無如之
何矣以利為利之害如此此所謂為國者斷乎不
可以財利為利而當以內本外末之義為利也平
天下者誠能屏小人用君子不專其利而與民同
好惡別絜矩之道得而凡孝弟慈之分願各遂矣
然六本曰慎德曰忠信則皆格致誠正以脩身之
功也明德為新民之本從事六人之學者不可不
知所務乎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

知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

矣按此章俗講凡有三誤而七由於未看總註因而

謂慎德以下言理財秦誓以下言用人作兩

兩平對之說至生財以下則又重覆而言曰此以

下是論理財而戒口聚歛之臣又是硬行添設殊

欠自然矣今觀總註所云則樂只三節是與民同

好惡真德五節是不專其利秦誓四節是申言好

惡公私之私生財至末是申言不專其利其說最

為平正通達至於妄命節一言得失以結之屬民

心康誥再言得失以言之屬天命有十道節三

言得失以結之屬君心

以誤者其一謂慎德以下至此又曰臣則是在夫

身先慎德以下至此又曰臣則是在夫

不能者之得失也蓋此數節只言散財并無理財

之意則俗講一理字全無着落矣其二謂秦誓以

下言用人者不用人二字原無弊但與理財平對

則先章意之主久是又未體會註中自秦誓至此

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

有臺節南山之意蓋仁人是好惡公之極應有臺

篇為民父母句蓄必遠身是好惡私之極應節南

山篇民具爾瞻為天下儆三於生財以下謂理財

而戒用小人看來用小人意原無弊至於理財二

字未領會註中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

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以外本內才而後財可

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數句雖朱子謂理

財字在生財節然註中却未言及觀此可見只

是申明慎德以下數節言不專其利也若謂理財

是申明慎德以下數節言不專其利也若謂理財

是申明慎德以下數節言不專其利也若謂理財

是申明慎德以下數節言不專其利也若謂理財

是申明慎德以下數節言不專其利也若謂理財

是申明慎德以下數節言不專其利也若謂理財

是申明慎德以下數節言不專其利也若謂理財

是申明慎德以下數節言不專其利也若謂理財

是申明慎德以下數節言不專其利也若謂理財

是申明慎德以下數節言不專其利也若謂理財

而戒用聚斂之臣是理財一意戒用聚斂之臣又
一意非所謂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矣要之其誤
所以有三者總由未觀朱註以致曲解紛紛耳
平天下之事多端而重言不專利者蓋治國在教
平天下存養而利是養命之原民不可少此君亦
不可少此惟不可損下以益上所以絜矩之道以
不專其利
為緊要也

凡得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
工夫具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
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因學錄內提出五六章其得大學源頭厥功非
小蓋學者不能明善身誠字意在禪學之

所以悖道也不能誠身如何博觀
蓋俗學
之所以為真也每見世之學者止此兩途大可慨
歎朱子所為喫緊示人以格致救禪學空寂一流
以誠身救俗學泛濫一流離夢得覺變鬼為人方
不負孔子作經之意方不負曾子立傳之心方不
使二帝三王之運斬焉中絕一片接引來學深衷
至今猶可於
二語想見也



